

枣庄纪行(组诗)

高洪波



小引：恰逢庚子年芒种节气，赴枣庄参加首届榴花笔会...

走峰城

榴花似火峰城行，庚子春深走山东。大疫过后万态新，九重烟雨又东风。

榴花吟

枣庄少枣多榴花，烈焰垂枝燃早霞。待到石榴结籽日，琼汁玉液醉仙槎。

奇果赞

昔空西域赖张侯，移得琼枝列玉楼。上林苑内奇果美，从此华夏赞石榴。

观盆景

石榴奇崛移入盆，笑擎一树火烧云。匡衡故里好风月，殊佳滋味钓诗心。

说匡衡

凿壁偷光前贤事，苦学贫童推匡衡。位极人臣念一物，携回榴花燃乡情。

土琵琶

微山湖上人曾弹，一曲战歌伴委婉。浪漫情怀旧岁月，枣庄走过思当年。

逢芒种

欣逢芒种走峰城，口罩遮面识王忠。半载禁足今举步，北京喜传宽心令。

美果来

石榴美果汁液醇，复斟复饮故人心。谐趣商标难一见，举杯遥看地球村。

王忠，笔名简默，枣庄作协主席，散文家。半年前相约首届榴花笔会，遂有疫后第一次出行。

美果来，峰城石榴汁著名商标，为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认证企业。遂有此名。

2020年6月5日-6日枣庄旅次

试想，雅量和周瑜可能联系在一起吗？

凡读《三国演义》者，都知道“三气周瑜”的故事。东吴大都督周瑜因气量狭小嫉贤妒能，怀揣“既生瑜，何生亮”的“小心眼子”...

这是古典文献中雅量一词的最早出处。

换言之，中国历史上最早被誉为有雅量者，正是周郎其人。也许是受到《三国志·周瑜传》“性度恢廓”的框框所拘囿吧...

久在京西一角，专意捉住细的虫鸣、幽的花香、清的鸟音、柔的水声...

这不，他又有一册新书印出来了。《大地知道你的童年》，一听这书名，心就往昨天飞。

取材广得可以，尽为乡村物事。自然环境的真、人物气息的浓、庄户风情的足、家常滋味的深，都在这里面了。

自小长在乡村，多识虫鸟百卉之性是本钱。眼底名物，雅正的辞书恐是不载的，着笔，经了董华的点缀，却登人文学的崇宏殿堂。

还有一件，名字的俗与雅也有讲究。在这书里，“花蹦儿”比“斑衣蜡蝉”有味，“寒号虫”比“复齿鼯鼠”顺耳，“吊死鬼儿”比“尺蠖”贴帖，“臭椿”更比“樗”来得合适。

顺流而下，干脆一俗到底。爬在沙滩草从里的“倒退儿”，专吃庄稼叶的芝麻虫，狂啃果木的蠹虫，叮肉吮血的狗豆子...

光“对”不够，还得写情，普通的生活场景方能从日常化走向散文化。要不，笔下之言就成了生物学词条，而那实在还是其次了。

杜梨树花开，坡岭美成半幅图画，树下嬉闹的小不点儿“看一眼枝上的白花和嫩叶，感觉特别亲，像爷爷奶奶的慈眉舒展”...

呼为“黑裙儿”的野菜，北京的瓜地、果园、菜畦、宅院、水渠旁、河沟边、玉米田里常见，“在少子心目中，黑裙儿简直就是精神圣母”...

“妈妈拳儿”长在山岭上、河谷旁，果珠儿红艳。“山里人是以贴心感情来亲近妈妈拳儿的”，跟它性命相依。“自小吮吸妈妈拳儿的孩子，到老都不会改变对妈妈拳儿的依恋”...

谈雅量

李建永



如杜甫诗句“雅量涵高远，清襟照等夷”之雅量，即侧重于雍容闲雅的美好仪态。

其实，雅量的重心应该落在雅字上。雅最早出现在“诗六义”之“风、赋、比、兴、雅、颂”中。

回到最早出现雅量一词的原初语境中。《三国志·周瑜传》称周瑜“性度恢廓，大率为人，惟与程普不睦”。

周瑜这种“性度恢廓”的云水襟怀高风亮节，体现的是雅量之量。尽管同时代枭雄刘备称赞周瑜“器量广大”，稍晚一些的历史学家韦昭亦誉之“思度弘远”...

所以说，雅量的本义更近乎正能量。

量。“雅者，正也。”雅量，就是人身上的正量，亦即正能量。仅仅量大，是不能称作雅量的；只有兼备正量或曰正能量者，方可称之为雅量。

“清范何风流，高文有风雅。”雅量作为一种人格品评，雅是量的前提，量是雅的承载，“雅量彬彬，然后君子”。

心上的日子梦一般亮

马力



草，任务将要完成的时候，手握镰刀立起腰向来路眺望。从一片村庄中扫描，那一株刻在心里的大青杨使他识别出了自己的村庄。

霜打柿子，红了满院。给奶奶摘一个吃，“呸一小口，嚼出了一兜儿蜜的柿子汤，‘吸溜、吸溜’带声儿，往嘴里吸。两道涎眉堆起了甜蜜”。

桑葚熟了的初夏，桑树下的孩子爱学鸟语，“调门先压下去，再挑上来，拖长长尾音。放肆为美，快乐极了”。

河沟边一棵大青杨，雀儿在上头造窝。“清晨，阳光刚刚照射到树顶，它们就醒了，喳喳叫声给人们一天注入高兴”。

早先，山乡多鸟，习性和体形都有意思。“现今，生态环境发生了改变，很多昆虫少了，上述几种鸟也变成了少见，或见不着了”。

四季也是他倾情的。那番光景，美！春天来了。跑上河岸拍燕儿窝，“小燕子擦着柳梢，飞上又飞下，轻声地叫，像双双说说着悄悄话”。

河边的野菜滋芽了，抓起绿滩上的石头朝水面用劲儿砍，“甩出去了，扁平的石块像蜻蜓点水似的，一颠一颠溅出了浪花，也极像鱼儿在水面上跳跃”。

春天上，“刚返地气的沙壤土，十分啜爽、干爽，一踩一个脚坑”。小伙伴们喊着，笑着，顺着麦垄撵野兔。这欢声，响在《花田主》。

了，小姑娘找来叶梗，撕成短段儿，当耳坠挂，透着得意。迎风下到沙土地，抡起三齿镢，一下一下刨花生，也是年年的农事。

冬临门。泡上腊八蒜，做起萝卜干。萝卜芽的花骨朵泛出淡黄色，盛开在岁朝的爆竹声里。将扁担探上房檐，掰下冰凌(也叫冰溜)。

四序迁流，尽作纸上凉凉，撞着人心。上面这些，你多活泼的笔墨！这笔墨叫明白：童年是可以再造的，在文学世界。

中国乡村社会传统，存而不灭，民俗之功大矣哉。百花山下、大石河畔的风习俗尚，蓄着不淡的情味，以散文的形式表现，董华当了讲述的主角。

进了腊月，碾盘上的碌碡转上了。妇女可劲儿张罗，小伙子抱紧碾棍，磨黄米、推白面、轧豆面，备好食料，过节做年糕、蒸馒头、炸馅饅、天冷风寒，心头热：“忍受住了饥寒，推碾子换回来的补偿，是将一颗接受劳动锻炼和珍爱劳动果实的种子，早早播种在了心间”。

谚谚也入心。观气象，老话讲：“长虫过道、燕儿飞高，老粗儿不信拔艾蒿。”话中的理儿，乡人心里装着：一见了这三种光景，雨就快来了。《长虫难过童子关》。

山里娃最记得“摇花”，光焰飞升。朵朵铁花自地面腾起，“成为一个红球划过天空，一条光环映射大地，万朵金花闪烁，全村人沉浸在欢快的海”。

用秫秸扎羊灯，燃出光，元宵节里逛花灯，它是惹眼的那一盏。《正月羊灯好喜欢》。

雪夜，婆婆、媳妇给纸片捻成的灯笼滴上香油，顺着炕沿、窗台、门墩、碾台和井口摆，一直摆到菩萨庙。点燃，白雪上颤起红火苗。“这个民俗，它不是装点娱乐，‘净宅’的成分很重，敬天敬地，让上苍体恤人间烟火，取得散灾、消灾作用。离大年好春天也不远了，早一点儿行动，保佑农家院家口平安和过日子昌盛”。

董华把这一切讲得很细，有人微之美。部分材料在他心里很占位置，庶几叫民俗史收了去。山村是过活的处所，以文学为梦的人，却找见了思想的摇篮，那一刻，内心会涌起语言创造的巨大快乐。